

邴国子厚诗选

山行

收起行装
去体验
黎明的晨曦和黄昏的余晖
每走一步就跨过一道坎
落叶在乱石里放纵
每一段泥泞都刻着惆怅和欢笑
把自己比作驴
在群山里放飞
任山风吹动扎在荆棘上的丝带
仿佛加油站耀眼的广告
箭阙峰上站一会
手指无限延伸冲向蓝天
和云聊聊天
和茶花说说话
树,像失散多年的朋友
有时怀抱着他
像走向天梯
每一座山
都是心头的肉
深一脚浅一脚行走
回头望一望
才能解开山的穴道

寻路

不管越过多少次
依然走着走着就走到了尽头
树叶纠缠着衣角
藩篱挡住去路
嫩绿覆盖了冬天的印记
绝壁悬崖步履维艰
不管往返多少回
走着走着
就会看到阳光中有一条彩带
弯弯曲曲连着动听的春天
从灵岩到天平
十三座山峰起伏连绵
是谁留下了这根绳子
让我们攀着它就能寻到山谷的风
是谁扯开了藩篱
浇灌着喜悦
让我们穿过它就山花烂漫
寻路
一条向左,一条向右
坐在法螺寺的池塘边
白云朦胧的望着她
循着爱的方向
就不再迷路

绝望谷

背负着一个湖
一座山
去体验绝望的悲壮
山腰落满树叶
叶子在乱石中慢慢变老
面对开采的绝壁
低下头才能越过那片荆棘
弯下腰才能穿过剑门的洞

陵园长满了青苔
不见人的影子
有人把绝望刻在坡上
让人紧张,心悸,望而生畏
果实与泥土粘为一
在脚下发出咯吱的呻吟
滑动着碎石
心跳加速
此时不仅需要水和食品
还需要让心冷却
在冷静与温暖中
记忆四肢并用时代的欢畅
拥抱山野
让每一处芳香在头巾上绽放
躺在乌龟的头上腾云驾雾
湖面泛着清波
黄色的飘带在风中摇曳
我们向前
时空向后
穿过我们的身子
拖着长长的不舍

我以这种方式祭祀

每年清明
都会在珠江路的庙里祭祀
今年,我仍然来到这里
把清香举过云朵
飘向太行山坳的村庄
默念爷爷的那句名言
做人
不能把一分钱看得像碾盘大
香烟便扭成了一座天梯
我静默着
看见父亲依然背着药箱
翻过山岭救治病人
奶奶依然不问世事
清静无为
云,盘绕着山上的荆棘
再看一眼
春天就会消失
锡箔在炉火中变幻着身姿
清明升腾
蜕变成小时候欢闹的场景
找个借口,就可以五谷不分

面魂

从土壤里长出来的情感
有土的厚度
有地的神韵
一根面
以城为中心
向南向北延伸成万里古道
多少回梦萦故里
都因那一碗热腾腾的面
泪水揉成的面
一丝一缕一条
象净身后姑娘的牙印
根植在心房
无论飘到哪里

循着面的味道
一定会找到根的方向

月亮湾

喝一湖刚水
浸洗岁月的烟尘
穿越云海
在崇山峻岭里
准备迎驾
溪水唱着旋律
吊桥晃动着青春
仙草把根系在岩上
单龙寺的文字里
还能听到歌声
溧河的夜晚
月亮升起
深深吸一口月光
轻一点都怕浪费

竹笋

相约虞山
在竹林深处
去寻找爱的结晶
嫩黄的笋头
挂着春天
你一铲我一铲
从泥土里迸出肥肥的身姿
胖胖的
隔着千里欲垂涎
小溪飞过石崖
像是为竹笋的出现雀跃
山花烂漫
为错过而遗憾
可惜啊
蒋老师准备的工具太短
差一点就把春分折断

悼母亲

昨夜
母亲面带微笑走进我的梦里
这是母亲走后20天
第一次以这种方式和我交流
似乎在200多年的老屋
依然睿智豁达
依然慈祥
依依不舍
母亲走了
轻轻的一捧
圆寂了自己的一生
自己不受罪,儿女不受累
安详地睡着了
把我们遗落在这个世界
为了这一天
不知您酝酿了多久
让赶回来的儿女没能见上最后一面
留点念想
感受每一个时空的疼爱和牵挂
守灵的三天是入冬以来最冷的天

夜半,狂风把月亮吹得摇摇晃晃
纸折东倒西歪
火炉冒着蓝色火焰
门前那条河静谧无语
门前那座山像战士坚实守卫
任心绪飘零
任泪眼迷离
远方朋友发来挽联
素怀慈颜祥瑞影
珍爱家道泽福仁
追思情浓
大洋彼岸女儿接通视频时
我正在寒风中收拾破碎的心
哀念八十个春秋平凡而伟大的片段

和茶树说说话

越过石碓山
我选择停下
也不是走不动了
就想和茶树说说话
摘一朵茶花
在嘴里嚼一嚼秋天的滋味
一缕清香
化解甜蜜和苦涩
我告诉她
七座山头镶嵌在东太湖的肚脐上
把登山杖插在乱石岗的顶上
太湖就会笑得前倾后仰
树影在动
我知道她会把我的话告诉风
告诉波光滟影翠山云雾
甚至闻着桂香的每一个人
我空空的走下山
在农户人家端起一杯小酒
悠然的品一品
假装什么也没有说

微尘

山涧一粒微尘
不要把愤怒伸向内心
也许世界的尽头是另一片天空
不要在雨天去挑战山洪
山的兽性时刻没有泯灭
喜欢他的巍峨
就要喜欢他的崎岖
还有他瞬间的无情
放下包袱
即使是一次精神感冒
也要放下
让白鹭自由飞翔
让湖面泛起清波
太阳依然在那一刻冉冉升起
不要去试一试看
因为你还没有找到回来的路

(作者简介:邴国子厚,原名于国建,1967年生,现居昆山。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开始诗歌写作,著有诗集《生命的光》,现任中国柳宗元研究会理事。)